

中興鑑言

完

13

592

5

10

15

20

25

30

413
592

413
592

中興鑑言目錄

論勢

論義

興復 二條

正統

論德

修身 二條

勤政

號令

兩統

治家 三條

風俗 二條

賞罰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御將 二條

用人 三條

經國分職

行軍置防 二條

驕奢

土木

聚斂 三條

總論

跋

中興鑑言

論勢

平安三宅緝明著

勢猶水也。始乎涓涓而積，乎漸以至於汗漫澎湃。一決而去，則雖防以千里堤，亦不可禦也。勢之去，王室也久矣。原其所由，亦將何在邪？蓋土地兵甲，勢之實也。本也。禮度名數，勢之文也。末也。二者不可相無之術，而其能審輕重以制低昂者，必先厚其本。積其實，豐大盛強，有自弼於其中，而以此而

行無所不可。自凡正朔之頒，爵位之等，條教法象，冠裳書軌之制，上下遠邇，唯恐奉行不及，而勢斯張矣。譬之殫梁，啜膏有以實其腹，而後風丰氣色外溢，而旁達也。不食則神羸矣，失實則勢去矣。我前神聖王，灼知其故也。其仁如天，其明如日，欽畏儉勤，以定所止，以創天下，於跋涉討伐之餘，嗣皇繩之，仰遵貽謀，民籍戎政，柄常在上，亘百千祀，莫有敢違越者。而昇平之久，生為帝王者，坐億兆之上，長宮帷之中，亢而不降，日就逸樂，為政則比例。

用材則品流，倭歌伶樂，以為化俗之具。賽神佞佛，寵僧崇巫，以為祈永命之資。至夫軍國機樞之務，與征行暴露之勞，舉而委之賤，有司者置乎不問，不知天之立君，將以愛斯民，而民之戴我，亦皆前王遺德所致。乃昂然以謂天上之人，足不踐土，固吾職矣。吁！英傑之人，何代無之，不在上，不在下。藤氏之干政，盤據專迫，已不下咽。因循之際，上下日遠，文武日離。海內控弦之士，隱然歸心於源平二氏，畏其威，懷其恩，甘為之奴。故時征討勅源平二氏調發州郡罷則散

還母得永有統屬而二家典職日久威令寢布海
 內武人往私相奉附如臣僕然不復知有朝廷
 鳥羽帝屢下符禁之不得而保元平治間滯蕩委
 止土室之衰實由此焉
 情彌甚終至自隳三綱以造骨肉之亂焉則我常
 指為武人卒吏不可共齒殿陛之上者如源義朝
 也平清盛也既已假其手以濟其私則又不得不
 答其功以填其欲子弟清要盈於朝班食入郡縣
 跨於寰內上皇元相且遭呵斥幽廢蓄縮以止由
 是時也雖一旅卒靡得而制其命兵甲之權移矣
 尋源賴朝之起廟謨所幸賴其盜而除我寇延其

虎而驅我狼跌足義仲褫魄義經恇悻姑息方逃
 其哮囁吞噬之不暇而關左之地全然既為其所
 有開府領邑置吏命將攻擊四出唯其所為蹂躪中
 畿鉏山陽撞南海塵西紫兵之所加蓋無不徧而
 後恫疑虛喝劫以威虐卒出總守護之請一舉取
 之源義經居京師將起兵攻兄賴朝恐四方不附
已乃請下追討宣旨聽之賴朝聞之大怒既而
義經西奔朝廷恒駭不知所為遠命近京諸郡搜
捕義經賴朝因與大江廣元謀專擅郡國之制遣
北條時政諷言諸國不設兵備則叛止如義經者
難時捕誅宜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以武人為之
自為總守護職而官私並課支糧段別五升朝廷
冀釋其怒所言皆聽或云賞賴朝功以為總追捕

使誤由此時也雖一莊邑莫不責其課土地之權
移矣爾後天子所食提封有限如候國然而職田
采地神封僧業日就剝蝕如蠶食葉朝廷不知雖
知不能問或懷寬者亦往訴鍾倉取其聽斷而上
之所出正朔而已矣爵位而已矣其烏足以振乾
綱而威民志乎哉後鳥羽帝以兒戲之奉試虎口
之呀一敗逐辱祇足以煽其虐燄而後醍醐帝天
資英毅自即位初思建明中興以雪國耻據王澤
未斬之餘而乘賊運垂亡之會始焉勤勵韜而不

發終焉難闕挫而不撓遂得天人合應而豪俊爭
附義旗所指摧枯振朽以殲元兇勦宿猾而舉天
下之民載其版籍稽賴于廷焉功德之盛未前聞
也雖然土地大利兵甲大威小人之所畏而大人
之所爭也假之久人心風習背此向彼難可復
返是以彼馴秦養傲功利慣為悍驚以嗤笑衣冠
者其心固快有如易業喪產而深姦大志竊懷
觖望以兒視朝廷者亦鷹窺狼顧將待以發於其
間焉一時為之上者自非固聰明神武豁如大度

驅策牢落大出人意料有以屈服之則孰能弭未
崩之亂而完再造之功也而如帝怙令所得遺古
所喪業就志汰益恣宴安土木珍異內謁濫賞競
與縉紳取樂一朝意欲日廣國計告匱乃加徵租
稅作為錢鈔紛々不自支持雖有一諫臣藩宗而
言不納也死不知也壅蔽之極處置乖錯以縱夫
姦雄於關外之野則黨舊聲類四面齊起真均土
崩而瓦解不可收矣卒之車駕南幸將士日以震
墜境土日削蹙僅擁虛器於窮山幽谷之間力

竭勢迫聽劫和而入舊都南朝滅焉而天下永為
足利氏之有矣嗚呼事使之至不可為者一由人
主不自為之而不可為之至雖欲為之亦不可得
也然則後之為之何如曰勢也依而導之耳

論義

興復二條

後鳥羽院患北條氏強專朝權日替圖徵
兵討之士御門院諫止不聽終有西海之
幸及四條帝崩無嗣北條泰時乃立土御

門院子邦仁是為後嵯峨帝及獲位更
 懷滅北條氏以雪國恥以時未可不能有
 哉遂讓於長子久仁是為後深州帝在位
 十三年帝性柔多疾而皇弟恒仁生英穎
 多材力有雄武之資後嵯峨院意冀藉其
 體胤有以濟志乃命代後深州帝是為龜
 山帝生子世仁後深州院先有子熙
 仁而後後嵯峨院特取世仁養在左右立
 之為皇太子臨崩賜手詔北條時宗曰朕

固卿家所援立自今而往繼代之事一依
 策定別留密勅于中言朕有所懷其以當
 主之裔世承寶祚新院特賜長講堂領百
 八十所以給子孫食沐後後深州院以位
 事故與帝不媾遺告時宗言已嫡嗣也子
 孫當得迭立先帝遺意本非專屬當主時
 宗密遣人啟問太宮院後嵯峨帝之后後深州龜山二帝之
 也生母太宮院答以先帝遺命實屬今上由
 是時宗始信之帝讓位皇太子是為後

宇多帝立十三年時宗更計設建兩統以
 制廢立之權請以熙仁為太子稱謂本院
 後深嫡長無它過失其裔不宜永廢也或
 州院龜山帝以嫡裔不宜絕子養龜山院及帝
 熙仁以代後宇多帝者誤也以為憤而熙仁遂立是為伏見帝讓
 於子胤仁是為後伏見帝之時伏見院
 遣言北條貞時曰自龜山帝歿靈承久之
 恥不肯一日忘懷其裔在位亂其至矣若
 朕家永與關東圖無事耳貞時曰策定兩

宗送嗣限以十年於是後二條後宇多花
 園後伏見二帝相承以立凡後深州帝之
 裔稱為持明院而龜山帝之後稱為檀林
 寺矣初後宇多院生次子尊治龜山院愛
 其穎悟六取養之心常祈其獲位及花園
 帝之立議以後二條帝子邦良為太子後
 宇多帝不可而言朕有所慮宜先立尊治
 次及邦良尊治已立是為後醍醐帝則夙
 圖興復以繼後鳥羽之憤而畢後嵯峨之

志焉竊徵兵士不諧而止及皇太子邦良薨北條高時請立後伏見院子量仁為太子帝乃遣權中納言藤原定房後伏見院子遣權大納言藤原俊光于鎌倉對辨其事定房陳言持明院家在位併有長講堂領當帝家去位何所得給長講堂領既付彼則皇統當歸我然以關東請屢見易置設建兩宗限以十年並非先帝遺意也高時不肯奉詔帝怒遂又舉兵而北條氏就誅

滅云

中興之事其可已哉自源氏乘時亂創姦計竊有我祖宗之土地挾威強而肆沮抑使其名為天子拱手不能為若贅旒然後鳥羽帝不勝之憤倉卒有舉倍隸之徒則益猖獗抗旌指闕取而幽之窮海終天不歸當時衣纓橫羅流投屠戮之慘者六不知其幾辱已甚也至後嵯峨帝常懷有以報雪時非勢垂隱忍終身纔貽其意於孫子百年之後庶幾有濟而後醍醐帝乃赫然奮怒糾合四方

嬰壁一戰破而不摧遂殄渠魁夷支黨幾無噍類
 凡日月所照漸海極陸莫不奔走歸命則列聖二
 帝在天之靈於以得慰矣其豈可已而不為哉賊
 之再起疆圉失守則復抱負神器徒步南行披州
 萊以居擁手掌之地而敵滔天之寇寧以討滅之
 為期其氣之所激及乎三世扶疲支倒紹述不殞
 能一乘敵虛復神京而止之已久遠裔遺孽或招
 舊舉兵者張慶帝之子小倉殿從後龜山帝于嵯峨會稱光帝崩乃奔伊勢與大納言源滿雅舉兵不克而降終于京師文安中後村上
帝子僧圓胤起兵與畠山氏兵戰于紀伊敗死

驚闕奪璽者

僧金藏主南帝之裔嘉吉三年推大

禁內奉劍璽而去延曆寺中堂為官兵所攻敗死或稱王山中者
後醍醐
孫長自天親王次忠義親王
吉野
至長祿中為赤松氏家士誘而殺之
雖山谷

蘇之民猶能貢其橡粟以奉庇之夷戮銷散塵斷

灰滅而後已至應仁間蓋有南朝王子者存焉應仁

之亂山名宗全歌奉立要之不知天命所歸應稱

為頑而其為志亦可悲也如其帝之德不終功不

成祇以速王室陵替而五十年間百萬生靈致肝

腦塗地者豈足之卹也夫義其烈哉

世傳帝在吉野手造合子葛根為之或云松根為之至今以其器行茶者賓主之禮有加云夫南朝之事微矣當時壤土僻狹四方梗絕供御且不能給前者紛奢繁華之娛一魚所有而徒為雕刻器玩以效尚方細作之事用以過日其無聊亦可知然至其復讎反正之為念則雖日夕飲酣之次戲劇歌詠之餘每寓其意懍乎不忘嘗宴至天明藤原隆資作歌曰玖和牟古宇斗奈玖夜余志能夜麻加羅須加志羅毛志呂志於毛志呂能余夜

蓋按其音亦能振而不衰焉其能建備安之業於至危之際餘燼炎、隨撲隨起延數世以歸乎盡豈不以此歟雖不能終君子哀其志而予其義

兩統

大一統謂之王王所有之位得之於天承之於祖至其推長擇賢一己之由不容它人得擬議也北條氏遙握朝政斬刈公卿竄數天子於絕海陬島所為自極虐戾而願人心之未厭而大義之難誣也乃深懼巧計建兩統之義以謂期待代遷

之間未得者不藉已力而我每享擁接之功彼亦
懷扶翊之恩既得者或背已令而我每憑皇胤分
爭之名彼亦受貪位渝約之咎此可以永持廢立
之權弒逆幽斥得有所諉也自茲厥後宸極之上
如逆旅授受之際如更番雖有所生不得與以其
有其入而為子者固有所迫而尊以為父者亦不
所扶父子之親唯勢之拘而天統屹爾分立矣豈
理也哉元弘之時持明院主果漏朝廷密計冀其
遜位北條高時亦得廢黜公行更有所立而至足

利氏一遵遺轍規以迷天下耳目而分首罪之責
計可謂狡矣

正統二條

統之歸與不歸朝廷之名分已定矣固非臣子之
所可敢言而後村上帝之時有一侃中院公懼
王迹衰極民之將迷其所仰嚮乃著神皇正統記
本于肇國至于時主以推神器之有歸而揭皇緒
於將絕論者或謂其顯微扶正幾得春秋之遺意
云恭惟百王之傳嫡相承子以授孫兄或及弟

神功之擅朝亦有應神之正儲武烈之絕嗣則得
 繼體之入立未嘗容餘閏篡偽汨其次而曠其曆
 而如平將門之梗命不旋踵就梟夷平氏之暴源
 氏之姦取之易如反掌猶能奉位號效臣節非有
 所戴則不可豈不以前王威德之烈與我邦人心
 之正實有以軼虞夏高周而足起宋主之歎愧者
 哉宋太宗召見日本來朝僧喬然聞其國王一特
 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曰此古之道也
 至延元搶擾之際南北瓜分各建正朔使蒼生戴
 兩月者凡幾十年正統之論作焉余觀公此書大

以歎世道之降云或謂正統之辨無以多為以神
 器所歸卜之耳曰固也而未也若此器也祖考精
 爽所憑以護祚而鎮國不與秦隋偽製誇謂承天
 受命之比後周有神室有傳國室神室明受之于
 亦有神室寶而不用神室明受之于運並室而不用隋
 受命室封禪用之不用神人以之不離民物以之不
 移上常有崇畏弗墜之心下永無覬覦不逞之萌
 而器之所臨亦必在統當續而德足稱者焉統器
 之分弗判矣而淳朴之易散人偽之日開及姦猾
 之徒起以謂世享富貴者何人可取而代之乃偉

世之亂政之弊肆其詐力一挈土地大利而去則
我之所有黃袍我冕笏徒成虛貴器之德於是
不能不輕也彼又以謂此前代遺物耳存與不存
庸傷南朝有之斥而滅之北廷無之推而奉之廢
立自由顯言尊氏劍也良基璽也雖或有擁傳國
寶臨以制之者愬然已莫之卹而其勢遂將兵劫
威迫奪諸正嫡之家而與諸庶孽之裔挾以令天
下而後止焉當是時也我又詎以得聲而討之統
之歸於是不得不辨也余故曰正統在義不在器

夫周成康全盛之時誰分德之與鼎也及政衰楚
人來問乃答之曰在德不在鼎其亦季世之言耳
後之觀余言者將益歎世道之降云

予已言統器之事矣及退而考其終始蓋聳然祇
感不知汗之決背云夫神器之傳百王親相授受
以至後醍醐帝北條氏幽帝迫傳新主不與再請
乃授以鏡及偽劔璽其真自隨于海上尋光嚴帝
携偽劔璽東奔遺鏡宮中車駕歸闕三種復全而
偽劔璽亦為護良親王奪之駕之自延曆寺歸足

利尊氏又迫取之時鏡劔璽皆豫偽造出以授之
其真又自隨如吉野後村上帝攻京師悉收偽寶
及後龜山帝之講和器終入洛矣由是觀之其器
之所臨實在其統之當續者而爰及南北混一器
歸統正萬世下不復容姦臣賊子朶願其間焉
神之德昭哉可不畏哉
後花園帝正長三年南朝
之裔僧金藏主以兵入禁
中奪劔並至劔棄之路而
至野至長祿
中赤松氏家出誘殺南朝
王子收至其上之

論德

修身二條

久矣帝王之學之廢也而其緒之未至墜地者洵
以前聖遺德洽在人心不可磨焉耳雖然所謂學
者厥豈喻諸語言布諸方策而質諸事為文禮之
末為哉蓋天地之化如是行祖考之靈如是明而
神璽併劔鏡亦謂之璽其攸憑人心其攸歸為之親子孫
者惟慎惟直弗怠弗邪以體貽訓而奉遺器於同
床共殿之上語見神代卷與之語與之默與之游衍與
之出往與之坐內臨廷以統億姓而理群彙造次
且不能害以私焉則我俊德之所楙昭者永與太

陽並懸而所以主乎身極於民者亦皆協帝之中
而率天之常神人祖孫於焉混合無有間隔宜其
祚之窮穹壤而不移也代語見神此謂天子之學而
純古之教其為淵源豈不穆乎深哉世有所謂神
道者流或云瓊以妙治天下鏡以明照山川劍以
斷征不順按此言本五十一迹和一時所比物稱賀
援以為皇祖遺勅評謬可見已不然作日本或云
紀者安不載之神代卷而收之仲哀紀耶瓊慈悲也鏡正直也劍決斷也或云瓊以修身鏡
以正心劍以致知或云配知仁勇或云象日月星

或云則天地人或云以鏡為主或云以瓊為本或
云心有二種或云三種分十種嘗考其說不勝縷
舉而殊不知祖訓之所在劍亦可瓊亦可鏡亦可
一之亦可二之亦可特此三者佩服寶重日常臨
視以照其容其身之所親心之所愛莫如焉是以
手而授之曰猶視吾也代語見神則受而奉者惕然
誠發聲響感通隨身與器之所在而祖考精神昭
左右盈上下不可得而蔽矣是乃器即人人即天
國脉由之而傳皇道由之而生所以使聖子神孫

臣工黎民畏保欽仰不能自墜而貴賤上下之位
禮樂政刑之施遵其叙正其度不能自紊也厥豈
須喻言論理而為者哉說者遠以其至易至簡無
施口舌而為憂依象假類援釋混儒紛紜支離畢
使王教精微之旨鑿然日失豈不足歎也其他不
流為巫祝資糈之術則雜為浮屠賣妖之媒讀梵
典者指上世神明以為金狄所化講漢書者推國
系源派以為斑吳出侮聖之罪為罪何如至近世
又取宋儒性命之說以張皇文飾之陽忌牽合陰

事剽竊諉曰理準四海不期而同則言誠似矣而
真益亂矣帝王之學之廢也固久矣哉後醍醐帝
之所以為學者果而何耶曰倭歌也古之聲何其
希而後之詠何其繁在昔之時秉純實不雜之德
施恭默無為之化內之所存常足外之所發必節
而其值事物之感溢以為聲音響節奏至可歌者
蓋時乃有之有之亦必樂不淫哀不傷以諧中和
而歸敦厚矣宜其皇化之清而民歌之淡也世之
漸遷趨尚澆淳內焉若搖外焉若熾每男女之交

悲愉之感駢集而互攻不能不藉其噍殺滌濫之音與綺艷促切之詞以泄吾鬱意至言隨不知制止而玩為流風每世必有其所編撰以為一代大典廟廊之上傾冕支珽俛焉吟哦過日凝思而費神於時花流景閨房帷蓐之間抑雖太平餘華有可足觀而誘淫泆資文弱弊亦多矣宜其歌以經夫婦而益亂而歌以美風俗而彌靡也帝尤嗜其藝專精刻意寢食不置所著不下幾千首雖當時專門之流難與爭巧信其安時之力不勝作歌之巧

陳後主工詩降隋後文帝飲賦詩及出帝而優游見之曰以作詩之巧何如思安時之事乎而優游玩愒之態柔情曼容之娛因以潛滋暗長致使妾嬖多言上下偷安亂階自此終乎不振則是學也與梁文之創宮樣而陳主之制新聲奚異謂之宮樣陳後主與妃嬪狎客賦詩未其艷麗者被之新聲曰佛教也為君之職唯天是事承以布德行政祈以勵精致誠或遇恠異以被譴告又益恐懼脩省匪懈蓋其乾平終夕之頃而致乎一息之存務在此日遑貳其心此古之所以能使穹玄降豫群靈致和下免札

瘥之患而上歛壽康之福也。自君心之非邪說由興其怠故上下神祇威臨日遠其暇故求難得之欲旁赴不經而咒詛之於災命厭離之於死生來乘吾虛信而且固嘗讀朝廷典禮一歲行事半在修法雖乃聖體或至徒跣練行周歷山林使夫精明之運將以經綸天下者一由枯槁誕慢唯恐不灰滅蟬蛻而機政之務將以鎮暴亂塞菁咎者亦專委於祈禳厭蠱之小數矣。此後之所以治暗法荒野多金革而國懷危蹙之憂也。帝夙悟禪旨精

密法招僧人以誣鑊倉親修金輪法祈六波羅平而足利氏之強不知所以勝服延外國僧與之問喝行宮臨絕乃唱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以為要義而耽色崇財宮室狗馬且不能屏則是學也與宮中誦仁王經用唐代宗事而臺城為荷注者用梁武帝事奚異以帝之亶聰也使之退省嗇其聲以及節情之正慎乃位以盡奉天之誠絕滯蕩杜邪左澄然有以定其本源則既與同床共殿之器對越在前無所不肖而祖考所關土地人類

亦將舉而付躬矣。惡不可以振蒙正之業。夷東諸國而並烈于神武哉。神武紀曰是時運屬鴻荒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建帝王之圖而不講帝王之學惜哉。

帝王之學其果絕於今邪。曰否。余每讀帝顧命詔未嘗不毛髮竦起凜凜。若視其容於前何其烈也。荷列聖之緒業而懷二帝之深讐。唯報雪之不忘。始之圖北條氏。左右文臣。南北僧徒。加以一二武人贊其謀畫。後之拒足利氏。人心重搖。兵鋒仍挫。率衣冠子弟敗亡。餘卒以棲南山。蓋其濟與否不

可萬而倖一。其間圍于貌貅。投乎魑魅。衝煙燄。踐波濤。親以玉體試水火。而堪凍餓。及既得復失。叛服忽變。悼骨肉之罹慘。而愕爪牙之並斃。播遷狼狽。幽迫窮蹙。僅與鳥巢獸窟相為鄰伍。可謂危至。而帝特斷然必行固守。不嘗為成敗終始之所移。至彌留勵嗣主以討賊。曰是吾志也。汝等不遵于匪孝臣匪忠言。訖按劍而崩焉。是其一念之明。至斃不熄。救而愈熙。抑而愈躋。帝之所以復有大物於一旦之頃。而奉持神器於五十祀之久者。豈不

在茲邪擴焉則無所不至也帝王之學豈特行乎古哉

治家 三條

天德之純所以王道之不息也帝國有多之歎雜乎念慮而云之事吾已卜其不終何也曰內寵盛而女謁行也夫妖冶之態長舌之厲速其本心蠹荒神鑑昏蔽而讒斯行賢斯隱忠斯害雖屬奠安階以創亂自古而是况以恢復為己責將伏薪嘗膽之不及而女德之累先聲不美逮既濟之

浚自倒維城亦由准后之庸愆也終逸巨寇亦由准后之援助也乃至百度繆濫骨鯁避跡而將卒離心亦皆莫不昏荒之由也成而復敗豈待異日而知哉聖人所云終始惟一者謂其能立於始而不動以要於終而不變也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戒其終於始也至易之乾坤詩之關雎又將以陰陽夫婦為垂訓之首則可見王業之克終在於慎始而始之所慎正在於色治亂之機造端微焉

不知而為之謂之愚知而為之謂之迷色之禍人
 國尚矣而聰察之主材智之臣每為其耽溺蕩不
 復返以至喪身覆邦其不知而為之歟抑知而為
 之歟帝亦千載英主已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况
 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
 况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又無之比而卒受厥
 詒執兒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
 至乎茲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
 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

親者也

邦之所以能治且久要在養其主之幼以正人而
 所以至亂且短要亦在養其主以小人也三代隆
 盛莫不由斯治道之係切焉帝所生凡十有五人
 或早沒或為僧不顯餘唯七子矣幼皆擇有德望
 文學者輔之講古道習倭歌之為務而有事輒撤
 綺紉冒霧露以臨邊遠蹈行間未嘗以從前驕貴
 軟靡而待之是以首得護良之建勲義良之紹志
 而尊良則扞禦方面伏節白刃宗良懷良則橫身

戰陣終始勤瘁恒良成良則年甫童幼遇醜賊手
從容不辭又其溫雅風流皆可觀采則帝蓋亦識
斯道者矣余曰謂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
不知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霸基也將死擢
細川賴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
事之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賴之亦能盡
心輔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
聞見每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立威
併吞南北如源賴朝驕養其子一再轉而上豈足

與傳哉有邦者勿忽諸或謂足利基氏薦

勤政

帝自踐阼親御記錄所聽訟而通寬出糶而救飢
除關稅而利行旅其始初清明善政累可記以
改民觀萃人心而兆中興之謀也廣矣惜其不終
也嘗考源氏設計以天下之權未易一朝而奪也
請以其人為諸州守護俾我土地兵甲之威日張
而彼號令制度之施日縮蓋圖漸以吞之耳未始
顯然定制使朝廷無所參預專斷也不然當二帝

西狩朝綱壞弛之季時君親臨民事錢穀租稅斷
之宸衷而播之時政此正北條氏之所大忌豈可
以傍觀熟視不得沮抑而止邪蓋當時有志之君
猶得可為而前者數主認然唯恐逢彼怒攝處
偷過以安逸樂而已然則王室之不振皆由不自
為之復孰乎咎

風俗二條

所以多張禮樂教化之術而廣設刑政法令之具
期以平天下者要正人心敦風俗如是而已也故

明主之於治每常超然遠覽顧天下之風俗何如
其弱也吾將何以振之其偷也吾將何以警之而
有所刑也則曰足以懲世之為惡有所賞也則曰
足以勸世之為善創一法發一令未嘗不視諸廣
遠悠久而後行而其所行之實則躬恭勤節儉
施輯睦而推仁慈于上勵廉耻張紀綱諧倫理而
申忠厚于下其所施之序則誘而導之防而遏之
鼓而奮之漸而摩之雖節目之或疎也歲月之或
淹也卒使朝近陬遠日遷不知舉而在吾陶鈞矩

中興金言
矦之中焉是以安與天下之心共安固與天下
之風倍共固傳至子孫結而不解雖不幸有亂起
隨就平夷國固自若也此謂治之至而次者往
好名傲察任吏治徇文末其迹如可觀功如可喜
而率天下之民柔靡刻薄日喪淳心以速國脉之
促也不如不為之愈也又其次者恣意無執不曰
循則擾動法且蕩然無所持據遂使天下之民淫
縱爭奪窮怨交起而方時禍發一敗不救此又不
足以為論也中古之風嘗媿矣遵守之久漸赴陵

弛以喪邦國之有至帝奮用兵革有還復之而不
嘗就今日之所得以繹往日之所失上下酣樂無
復法揆當時有為匿名書以詆時風者指斥靡
可見而值尊氏之一呼辛苦經營之業不旋踵而
墜矣中興之主猶且同轍共覆之不知慮則後之
治天下誠能論及人心風俗之本者宜乎鮮也
帝之時天命一革其承而革之將於法歟於風歟
夫法者所以持風之具而風者所以出法之源古
之聖人能察其時勢人心之所移曰其趨而矯其

備立之中制有以定一世之歸於上則自凡紀綱
 所維令號所施以至賞刑黜陟文章器度亦皆有
 所考以創之而有所遵以守之至久不弊也故歸
 之則法隨矣未有徒革於法而能還天下之歸者
 也帝素有高世主之心自復大業多所變更其言
 曰今日舊例乃徃日新制安知朕之新制不復為
 後日之舊例蓋或用式令之典或剽源氏之政或
 復古或沿今紛々並舉而至夫君主所養臣工所
 玩奢佚靡弱昏以淪陷者則不啻曰仍方且扇熾

茂講所以振刷更張定為大歸之道焉法未布而
 邦先潰豈不宜哉雖然欲正其風者必先正其身
 是以難也

號令

不知則不信不信則不服此天下之常情也天子
 乃深居九重之遠眇臨四海之廣居勢懸絕不可
 以人喻戶說則特其言之得達下而下之仰以守
 之者賴有號令爾其謀之于始也誠蒞審慮率天
 理副民志無所不用其至順要之于終也不以好

惡之私而中反不以貴賤之勢而乍輟懸一世而
亘百年亦無所不用其至確則君上之意洞如日
月微如四時自遠自近入耳入心廣溥均浹孰不
覩而知之而又孰不知而信之聖人之能服人所
執在斯焉方帝之維新海內之民起而想其德音
矣若乃源氏以來守護家人來萃闕廷者如失林
之鳥虛聲且驚思以偵政之向背而措身之去就
雖一文書行下傾耳潛聽而號令之發朝定暮改
彼奪此予內批廷斷每為矛盾論功主吏依違沮

閣往以數人爭一賞邑所在為之擾動是將俾
綸綍之言反覆泛濫不知適從而究其所由一不
過出愛暱蔽冒之私彼亦何苦坐受屈抑容不待
英雄創手以蹶起也哉當時已有妄綸旨之譏有
匿名書歷詆時政而赤松圓心拒王師亦以此為
詒帝之心表於天下何如邪

賞罰

待賞雖厚天下將有不厭者徒罰雖嚴天下將有
不懼者必有要焉公而已矣夫人孰無欲力出于

一鄉者志奪一鄉之食智出于一國者志規一國之有縱其意望不知所節則雖授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而不足也是知天下皆私矣而彼能首出庶物以持宰群品者以其至正無偏之心而行乎至中不僭之道其未發之頃衡懸鑑空不可得而窺其際而已發之後電擊風靡又不可得而問其當與否及隨而跡其所施也則勤必勸之惰必警之慝必懲之淑必獎之其所以折服鼓動皆已指要竅而中節奏矣雖乃大暴亂徒焉得不首洗滌

矜奮從我所麾以奔走哉帝自恢復繼以田土散給內御諸司若浮屠優伶之徒其所私已可見而至夫姦若足利尊氏者則一切姑息割土假器冀安其意不復遑問其心之忠邪與功之殿最其亦賞之徒者耳無厭之欲豈能飽而不起邪

御將二條

有順而為者如始于春而終于冬也有逆而為者如斂于陰發于陽也故論教者常以德為本而至其制下亦必以威為務威不立恩焉行當無事日

上之所自持苟非明睿剛斷有以立其威則固不可使天下之民安分懷惠以銷惡于未萌而况分爭控攘之際狙詐競立各欲為之而我盡驅集併包不答往不迎來規以收效於一時方是時苟非擇彼意狀難測勢力最强者取就拉折以伐倔彊非望之意則又安得使其來就羈攝不忍叛去哉源賴朝嘗用是術於平廣常矣源賴朝初起關東將士應者尚少上總介平廣常率兵一萬歸之竊圖伺其形勢以決向背至則賴朝責其來晚列在陣後廣常大畏曰吾以大兵新至謂其喜迎不暇顧帝之所擇而施而遭怒如是真大將也終後之願帝之所擇而施

之正在足利尊氏尊氏之觀望已久自計我就朝廷則朝廷重我依關東則關東重持是歸順不得不喜迎而寵待事因可濟矣帝於是若能莫然出其意表下詔曰汝降嘉矣然來何遲也前日兵圍震驚行在罪亦莫大其速建顯功以圖補效則片言之嚴痛於針刺頂門彼且色沮神愕安尾顯口以仰我鋪而偶得一顏色之願受一爵祿之賜亦將欣荷感戴不置焉大者如此小者何足為慮然我勇之與智非有大勝人者則天下之姦固不可

得而挫折而帝志專在速成偷安見其望隆黨廣者一時倒戈而至驟然喜躍信寵交加寧我降而就彼而不能使彼來而求我處分所有足可窺測為尊氏者復何所憚而不為矣易云童牛之牯豮豕之牙此道也豈霸者之獨用而聖人之不由要顧其心若何耳

帝賜宮女於新田義貞鹽冶高貞其後高貞叛附足利氏矣古興業之主皆躬殫勁敵於長槍大劍之下矣而方其肇造反側之徒猶為旅拒者素在

吾計所策與之執銳被堅馳騁暴露不即艾夷未肯休息此其餘勇之優已有使人欲叛不能即叛不可得而逃者然後渥之恩崇之禮申之以土地爵秩而啗之以子女玉帛一時之遇又有大出所望者則雖驍悍凶勃之徒形沮機移勢挫而氣泄馴然已隨呼至矣帝亦似知是道也然原其意徒惡干戈之倥偬而恐虜武之難制計飾美姝以副至意冀得內外款密而已夫色豈天下所以雖失乎此可得於彼彼其殘饕猾黠功利之徇者固無

為一娥眉戀、不去之理而况其去亦未嘗失所
愛也。高貞叛後仍以誠使所施無不如謀而其詭
所賜宮女為妻回屈弱可鄙之甚王者馭物之大體而謂可然哉

用人 三條

帝之初思有為也故能處心橫慮久察而潛試一
視而深任以求可與共之人往、靡失其明尊良
宗良護良等之於子弟藤原師賢藤原資朝藤原
俊基源親房顯家等之於文臣新田義貞楠正成
那和長年結城宗廣等之於武臣良忠聖尋宗信

等之於僧徒智能謀力能戰信能守誠惻奮慨共
濟艱難死而不厭者彙出而聯聘爭為之用是其
所以克勦數十百年不拔之寇而獲復先王大業
也其明誠可謂邁前古矣而逡巡之際矜怠自恣
暱佞諛納諛諂向之所以為賢可任者外其人拒
其言翻然如水火不相容上下蔽塞亂從而至與
昏庸主同歸以終嘗以一人終始之相懸也若此
則用人之術豈可徒恃其明而為也蓋思則悚
則明

病之能殪人者謂之瘡禍之能滅邦者謂之蔽人
唯知寒暑疹癘之為崇矣是猶可復也而至瘡之
漸深以成痼則醫扁無所用其力人唯知盜賊強
僭之為害矣是猶可克也而至蔽之漸深以成風
則伊周無所用其制夫蔽也者必有物而然也雖
中庸主孰不欲治且安唯其利之所萃必有圖篡
貪寵之人不招而至內也探其所好投而中之誘
熾攪擾蕩心眩視又其藉宮闈結左右有昏夜之
獻以貨聲譽則善唯日騰焉遑覆實外也假威揚

恩據位持法以箝天下之口又其羽翼耳目中外
布滿察其異己輒圖構害則惡唯日稔焉由敗露
而群小相承交結阿徇噤默以為守己隱諱以為
效誠應和贊歎于前腹誹目笑于後其或反眦正
言者相與嗤誚沮斥不得相容於是乎隔戶之言
阻如胡越斷然不相聞矣毀譽亂而忠邪混不知
也府庫竭而閭里窮不知也災眚起盜賊起亂起
陛闈而不知也且其情塞怨咽禍結毒釀豈得不
一旦決裂以至疽發癰潰而至是驚悟臆臍乎已

而切齒乎人亦何及矣不加之辨明早屏其人於
四裔而可哉帝聽尊氏之間因護良護良上書乞
伸理朝士畏旨莫敢以聞後以附尊氏弟直義東
去不知其被戕殺以逮於亂蔽之患一至此哉雖
然物之蔽我未嘗不由自蔽也苟使帝無惑准后
之色則我之明固足以燭彼姦彼之智何亦得窺
我計為人主者所戒果將焉在也如彼足利尊氏
術行志成固可謂得計而其他今古之間希寵持
祿喜能機構為蔽上者徃々罹主一悟危不可保

而幸而暫免益以速邦家顛覆首亂之咎逃匿無
地及刃已交頭而不知其亦自蔽之甚也此又為
人臣者所當深為戒也若夫士遇雍蔽之時亦可
哀哉亦可哀哉

所以療病者藥石也所以匡惡者諫諍也人誰無
病藥則復故人誰無過諫則可改此理之所最易
知而多欲之累與好勝之私相擊不勝以至自欺
而怩人此又人情之所最難免是以治朝之設官
賓延道德禮敬大臣左多聞右廉節虞朝夕舉措

講觀維持以抑盈溢之氣不失畏勵之志而又擇其方嚴直亮者立為司過接以和顏情恕誘以屈懷諱問使之微諷廣陳力爭况得而後已亦冀其繩一旦之愆不終迷沉而傾止也是時也雖與人誦猶在所采况居其職進其道者悉從聽納施行無乎所吝則自凡艷冶之蠹心檢諛之蔽聰由以剷除開撤令正而事熙主心通而下情達歡欣流布治無不洽如是夫言之有補於人主而益於天下也願非其養士氣之有素也則實難得使其

下出身以言而偶而得之人主或勃色飾罪廢之至乎死抑其以主嚴之不立邪上之於下拉而斃之易如割俎肉而彼其可吝獻替將以正道何所施我威也以為誹謗之不可赦邪下之於上誰喜揚惡以罹怒而彼其瀝誠抽愾將以誘善何所用我怒也帝亦有一藤原藤房所諫皆中當世要務一切不聽以縱其去可謂愚而悞矣余又謂積威之下可以死人故順意者勢有所易雖中人以下可以得冒鋒鏑而蹈湯火至其逆旨者則方禍

亂未見君臣娛樂之秋正笏而進觸諱犯顏以極
言人所不言其為執難於死自非有先見之明發
以忠慨孰能與焉且夫死者將奮力於已亂以敵
一夫諫者將杜禍於未萌以奠舉國百年之治其
功較亦何如哉藤房其忠矣

經國公職

自源氏之干政也法度紛亂載籍亦缺豈以武人
質畧恃其功力朝士逐末尚其儀文並遺沿革大
體之所係歟抑其疽食浸淫無明制故不顯言歟

建武之治莫得而徵所見者大畧已蓋京官之制
遵依前代特廢關白武人改從直隸番衛京師其
領郡食邑一仍源氏舊足利新田楠那和諸將領
二州若三州身掌禁衛永住關下置與州評定衆
關東廂番習知其方土之事者充之武者所以新
田氏之族為頭人新決所公卿為頭人以總諸道
事務而記祿所則大史外記判事及楠正成那和
長年等參直大事於此諮議取決天子親臨焉
窪所以武人參直天子親臨焉
親臨不詳何為而設也鎌倉遣親王鎮之輔以足

利氏陸奧遣親王鎮之輔以文臣北畠氏武人結
 城氏嘗讀帝送源顯家詔蓋亦有意併一文武以
 故州郡之制或用國司文臣為之或用守護武人
 為之或國司守護並置國司固無兵備而守護亦
 釐吏務又其遇文臣固厚而於武人有中興大勳
 績者雖其子弟族黨領爵割土恩亦有如矣然以
 其始之賞賜大濫駕馭乖方終之徇私偏納請謁
 也是以文臣且聚議思返古賜濫自及論及軍功
邑土不給或奪公卿舊封以充之措紳相忌言云
天下不復公家更歸武家按或謂帝專厚文臣而

吝賞武人者誤也而武人已失望無厭欲起而用源氏之
 制焉其它觀望窮降之徒叨獲霑及赴義從軍攻
 城斬級之輩默遺叙錄而除勤王外悉停家人之
 號失職縮跡降均編伍雖嘗下詔云自非賊黨許
 因家世襲封食然而有司奉行不明往往隨被削
 奪而眾怨交起巨雄崛起國以逮亂

行軍置防二條

將當四方未亂無間可伺之時欲以首事之兵者
 不當入死地而後能尋生路耳故帝之謀北條氏

招僧兵集烏合以懸守窮山濟則幸矣不濟任其
幽囚流徙而我忠義諸軍所在互出以擾中原使
彼多事奔命兵疲民苦自搖根本則內訌反噬之
禍不得不發因而可圖也果得新田足利之歸附
則鎌倉六波羅一月而平矣法曰死者生之根審
主客而量勞佚廣援翼而明期會然後兵可以越
境尊氏之東還也其地則舊窟其人則親黨其猶
魚放湖而虎縱野乃今新田義貞將四方懷貳之
卒副以京兵東山兩軍約奈應失緣道郡縣並無

以為後拒退步之虞而孤軍深入決勝一戰敗必
矣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兵
形倚伏能乘之者常勝而乘於進也易乘於退也
難當賊之聲捷西上震撞燦烈森集山壓坐據京
城而仰攻良岳勢方銳矣而帝乃命駕烏起棲保
山椒終使將士奮勵戮力合謀以成掃勦此何其
得於難也賊之窘敗東歸且不能行戰累敗飄揚
客土勢已折矣而官兵十萬唱凱輒還不肯馳偏
師蹙之海上及其再來莫復奈何此何其失於易

也。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曰：天與不取，還受其咎。捍于水者，殺其衝；拒于敵者，扼其喉。足利尊氏乘再燃之勢，水陸兩道散漫而進，而拒者戰合，殘敗露次，以守港津之茫。藉使善禦水軍於前，而陸軍臨背，固非楠正成孤兵之所能策應。及敵前鋒將就岸，拔軍赴之。步者如走，舟者如追，而接戰已酣。願視所陳之處，則聞乎無人。縱其大軍徐上矣。是其地形之失要害，不待知者而後知，而朝議以謂王師有天助，宜拒之外境，遽發援兵，數不滿

千區，奮臂相當，其猶十夫行堤，以遏江河之決，不沒何待？且夫兵者，豈恃天命而為哉？法曰：無附於水而迎客。又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守城之道。二急攻則利，嚴禦以却之，持久則利。招援以解之，尊氏頓大軍于京中，分遣將校，迭侵行在其計。將緩戰，遠圍漸以迫之，而初也幸藉輿兵入援，以得士氣百倍，故勝終也。不用正成夾攻之策，以致糧路梗斷，故敗。法曰：四鄰之援，避之勿疑。又曰：令遠邑別軍疾擊其後，帝之兵一勝而三敗，勝者在

居困之初敗者在得志之日豈不以國之大事不
 慎輒失而法所云戰勝而將驕者敗者果信矣
 自王迹之西創也歷代遷建不知其幾至桓武帝
 相攸山城以真神器實占冲和之氣而極民物之
 郁山河之捧環在當時亦稱天險矣盛哉桓武遷
今此山背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因斯形勝可制軍
口同辭號曰平安京時運日替而地氣東開往昔
 所云荒裔之服者今日正為用武之郊其地臨天
 下之背居高制卑襟東洋控北與迤嶺一帶限畫

于前而平原千里斥落于內其倍尚武斷懷桀黠
 果殺輕死喜騎射它無能驍姿大畧間生古稱舉
 天下之力不能當武相二州是以源氏首開府于
 鎌倉而北條氏仍之雖足利氏每懷左顧之憂分
 子弟以管八州歆西面以爭中原者未嘗不據以
 為根本也乃於今之時眷夫王京遠之舟陸通使
 四當戰衝近之層巘內迫可以資寇而一水前縈
 殆可騎渡且其所宅雖中不足以扼關左而人亦
 已弱矣佃多則土瘠坐久則席敝使帝苟有深謀

宏圖足以回世則其計一舉東遷以處上游跨形
勝坐鎮豪傑以鞏金湯於億載亦豈可知也邪如
其不能也宜俾牆宇之工而給湟埤之備節簪纓
之食而峙糧餉之儲山如山門男山水如宇治勢
多衝援地方運輸衢路並起屯衛控制聯絡以屏
帝居則中夜有警堅卧不動烏至一再縱敵平進
如踐無人之境而倉皇奔越救絕資彈自取困蹶
哉修大内而不論守其亦仍舊貫而已

驕奢

天下之本在身之主在心而唯驕能害其心唯
奢能敗其身因依凝結終以至併天下而喪之是
世主所宜懸以為鑑而前者蹶後者踵累之接跡
於青史之上何其禍之難拔也夫二者無所不至
余嘗觀建武之政舉其一端論之曰為人之上者
生以天下之富貴自享自襁褓齠齔輔以保姆媵
御濟其怡喜縱其叱咤莫或挫折違忤及其既長
知已所指命可以生殺人也則臣庶外內孰不畏
威而希惠者順從趨走候顏刺骨爭奉其欲使其

目之所見常扭側肩諂笑而耳之所聞每狎謝恩
上壽凶敗死亡語且有禁舉而有中焉則贊以堯
舜莫及不中焉則枉為之辭謂為時宜誘獎是務
玩樂日新此將渡以向嬰兒者遇之而流風相承
以為君臣之儀當然也以是而養焉得不驕即使
自有所省願謂謙抑已甚而尤倨侈慢之著心者
將有以倍乎他人焉則禍之成根也固久矣帝得
天馬則有藤原公賢盛陳故事以讚時瑞而後以
其馬充急驛召敗兵于尾張發援師則有藤原清

忠誇張主威歸之天祐而殺將儕軍危覆促至其
上喜侈大下尚逢合相得且夕之間以至併天下
而喪之不知也者吾不責之於其君與其臣而將
詰其素養之不訓與世習之不正焉

土木

人主之欲固多端然為之也有漸自小及大自近
及遠聲色之娛已備而營繕之巧必興焉嘗以人
家事觀之屋居之為物支上漏防下濕并容而兼
覆務慮寬深堅牢傳之子孫不傾且敗及舉而為

之必罄產之半而後可成則其價之重而費之廣
宜莫過焉帝王之家外有九門重城之固內有椒
房掖庭之設朝宁寢燕以至廟社臺省百司所湊
雖其常制不能無者猶且每興一役充以一州賦
幾乎不足則其價之重而費之廣亦宜莫過焉為
人主者不察會要量出入驟然一有以起心則
必以舊址為窄輒就恢斥正殿可陋別創構築極
意逞巧盈花石而飾金珠其為費將不貲而加之
嚴督急期照燭夜作費故倍焉吏胥夤緣乘時侵

盜費故又倍焉終至以傾府庫竭貢賦而民亦窮
矣奢之厲民而速者莫此為甚豈可以忽而不省
哉秦以天下之力作阿房未成盜賊起為楚炬所
焦而帝甫歸闕命廣大內成輒為賊火所燼昔人
已為秦憐之而我亦將為帝悲之焉

聚斂三條

窮而後作法者雖巧益弊亦盡及其本矣夫欲猶
漏卮也不塞之釁終日沃不見盈今者以人主之
求求每易給而煽以小人彼罷此起雖資以奕世

之業連府之財不得不至匱且盡有司者乃感額
握籌百方取以奉副而財利之議始起焉誠其所
計有補乎國而不傷於民也而利之深人甚乎油
膩其實一開上下變指教主見其可智取無心乎
艾改而萌欲於封殖害一矣教臣伺其旨向以圖
恩獎掎尅之令將疊一起害一矣教貪吏黠民緣
為隱漏欺罔事皆賄成取償於官有積于此實闕
于彼勾叢靡爽而消耗亦多害一矣遂教民心操
競逐末任偽竊相傾奪利權下移物價不平以致

天下之財不知其滯聚之處與泄失之端又其微
成倍無以為恠則雖峻法嚴刑莫知所施而仁君
賢輔扼腕歆釐革之亦將有不勝焉者害豈可勝
舉哉矧夫財也者不自天降不自地生萬無有不
取於下而能足於上之理則所謂巧也者雖乃神
筭而鬼計亦必不出張設名目以欺劫之或漁山
澤之細利謂之為收遺或爭市井之畸贏謂之為
抑末或縮庶司之經用而減百官之食俸謂之為
節用及責之民則立說謂薄取諸一人而厚收諸

四海是可以使下無甚傷而上有洪補也夫浚民
之膏猶刺人之血刺一指血見其無傷遂以連臂
及肩無所不刺則必將大損其軀以至喪命彼涿
指于民利者見一施行後天下未即困斃以為計
之中每有不足仍發故智自田之租戶之賦權于
酒改于幣以至監場鐵冶茶絹舟車關津店鋪間
架荷擔追債而豫徵倍舊而創新又從率貸而助
獻將見其根括全剝慘及膚露甚乎頭會箕歛焉
則其害之極豈不至覆亡而後止哉古巧取民稱

棄弘羊然終以致戶口衰耗而盜賊滿山非輪臺
之詔下恭主嗣立則漢之事且不可知而帝亦巧
其術收守護地租二十分一尋行鈔又尋鑄錢鈔
之作俑此也其法之行甫一間歲而兵興國破南
遷不歸想當時民間囊箱盈貯印楮抱以悲歎者
幾何矣以倭漢之事觀之所謂巧而益弊者其言
皆可以驗而世之談經濟者每以殖財為務雖學
士大夫亦云可謂暗哉

情原乎下而制由於上則政可以行欲縱乎上而

中興金言
禁加於下則其政不可得而行雖行不可保久而
民擾事沮徒招愁怨以止其於錢貨楮幣之事最
昭可見焉蓋穀粟布帛天下之實寶凡有口體
者之所必需而弗可闕而五金之為物飢不可以
飽寒不可以禦特以其精氣所萃生稀而品尊故
天下之心固已貴而珍之矣當古之時倍朴而事
簡日中成市抱粟貿布民之生亦自給及至中世
智與文開巧與偽生治則繁其飾而亂則周其備
苟非有移遠輸多發滯通壅之術以濟其不足則

家國之務將廢而強暴之寇弗防飲食器什之微
亦將失其所資聖哲之君有憂之取夫天地之所
稀生天下之所常珍者為之制而權其用至其黃
白子母等而差之亦皆據物性自然之所存依人
心自然之所赴有以示轉輕致重之為利則蚩
之民靡然後之事立而生遂矣此三幣九府之所
以通四海施萬世不可得而廢而後世以楮易錢
其道亦與是同楮之為物固不足以充啖食被服
而其品之賤又非可與五金比然自唐以來有飛

券有監鈔有茶引齋擊轉行實便於錢而天下耳目知夫方尺之楮可以動萬金之貨亦既久矣至如益州則民苦鐵錢之重私為交子以行市里於是乎官因其情以建其制寄重錢于上而通輕券于下一府千里之民長以為賴而南宋北金經元迄明其法施及海內與錢貨並行無所復礙錢實楮虛名也以故楮法姦弊易生上下相欺非四海萬世所能通行也明季其法日替亦物性人情之自然故以物為本而錢權之以錢為本而楮濟之爾古之政其豈不揆民情不酌時勢而妄行其私者

哉若漢武之為政窮奢極侈至不足而後創皮幣其他歷代或鑄小以多見數劉宋鷲眼錢類是也或造大以售虛聲歷代大錢如當百一當五十相權之名以歛一時之利于上耳及夫楮幣之為弊則折閱不換廢棄無用抑配糶價侵用本錢宋之時既蹈而行之元季終至以楮為母以錢為子之議起此皆苟且欺罔搏利目前而群下重困物價騰湧併國用以大窘矣可哀哉帝之時天下孰知楮之可以易錢者乃以供御缺乏莫計可支故驟然取遠外之

法施諸一世以謂上之所命雖瓦礫可寶用也原
其意之所由而推其害之所究當時雖使南幸之
駕未促乎歲月而其斂利於上加虐於下以至忤
物情聚眾怨官民並沮而不可行焉者不當與前
世同乎敗轍而况其傾覆蕩播之禍最烈且速者
哉嗚呼後之行錢其能原於民情邪否乎
財之耗也始乎濫主之縱欲而終於汚吏姦民之
冒利予前已悲而道之而天下更有泄失之永患
人不知其所始與其所終建武之時僧兼好云

者嘗論而警之矣何其識之卓而見之遠也其言
曰唐貨自非藥物皆屬無用古亦有言不寶遠物
勿貴難得貨夫我邦五金之旺實盛乎萬國發為
義氣內肅外剛懷廉知耻決于取捨而明于死生
雖自以華夏文明而處者不能之若故金者斯民
所稟之秀而我土所萃之精也精之所萃不待千
年而後成其生也稀其用也貴固非如艸木沙石
之蕃且猥而乃歲發掘在挑揀以丘委于海
次而番輸于船底大洋茫茫一去不返蓋其所出

之數一年千則十年萬以至百年則萬而萬引之
數世算成不貲勢卒不能不至乎盡猶之好侈者
月入十金而日費一金也溺色者竭膏枯髓待斃
于歲月而不自知也及其問所以為計也則果能
用宋人茶馬相易之利邪蠻奴轉易之所得邪漢
和明款通關互市出不得已之謀以中其欲而緩
其寇邪彼此泛然一無所當而又問其所易以得
者則文綺細縠深絳毳布以至寶貝珠翠髹硃鈿
碾奇香珍木不可得而衣食之物沓臻駢致殆徧

海宇而有之不見何所益無之亦不知何所損要
皆不過耳駭目眩貪遠異以徇觀美焉耳唯其數
百年来相承相效上下貴賤用是成好亦遂用是
成禮商賈奴婢之輩莫不腰珊瑚而戴玳瑁近聞
高筵珊瑚大小數十顆以供觀玩而莫之佩別索
外國無名寶玉以為腰具客問故答曰珊瑚易致
估價有限若佩之者不為儕輩所鄙笑不可用
也珊瑚且鄙而不御世之尚異極侈亦甚矣哉 雖
乃儉士達人之厭浮費薄祿賤吏之苦高價者寧
且舉貸典賒負債逃逋而必收買以務誇鬪實亦
迫勢之所然嗚呼民之惑亦尚矣雖然觀之美亦

人情之所不能無而先王之所因以修禮也苟有
豪傑之主超視遠圖欲以移一世之觀者出於其
間斷然不卹小害不顧小利靡夫珍異無用之物
於萬里而去之然後因我所固有而致其飾就彼
所嘗輸而立其制為之章程等差以施王朝候國
而及士庶鄉閭之間倡以踐履之加示以得失之
實施以緩急之序又有嚴令明刑以從之則歲月
之後靡風頑習漸就革戢自凡衣服之章燕饗之
具皆內足不外求而蜀錦齊紈戎剡蠻琛繼而日

臻無所復用天下之觀斯以移矣觀移則尚殊尚
殊則倍成倍成則化久是其為道不止革弊于一
時而遂將畜我邦之至寶於千萬斯年而靡失焉
若夫藥料水土之不可課種而醫治之需不可得
闕者我土所宜宜及冊籍儀圖可博考矣取以資
我實用而知彼情偽之類則宜貿以諸雜貨可歲
生可力作之物而及其不給也乃棄黃白以副之
是亦理勢之所不容已而矧金之歲出於海外者
若是之寡則鑛之日息於地中者自當相償思多

寡相濟天地之常理苟能節而出之則土之所生
豈不足移易以供民用哉苟不能然精實之生生
自有限豈復得以質無用之玩而無盡哉予惡無
好之為人矣然是言之有裨乎裔世實足可嘉而
其生適在浚醜黜帝之時故併而論之

總論

帝之怠於德也多矣志滿而欲縱亂于本而惑于
儀其何以正朝廷與百姓而法紀質亂總攬失當
佞人用諫臣微復何以綜郡國而操機密由是祖

業再墜不可振復使許多忠義之士無辜之民委
鋒鏑填溝壑禍縣々不熄焉可不慎乎歷叙其德
以利而終孟軻氏之所戒吾其無感哉吾其無感
哉

跋中興鑒言

勢知不可而義有不可已者任義則事償矣義知不可而勢有不可止者徇勢則道缺矣當二者相雜之際雖固權輕重審終始積慮彈智以發難得中其機完其功而其能使勢默遷于暗之中義順行于昭之上若春陽融物而疾風被草舉天下事莫施而不如意者則特在德焉君子其可不豫以養之哉仰惟列聖承化政與俗簡時稱無為自中世多故治亂相踵逮至後醍醐帝圖濟恢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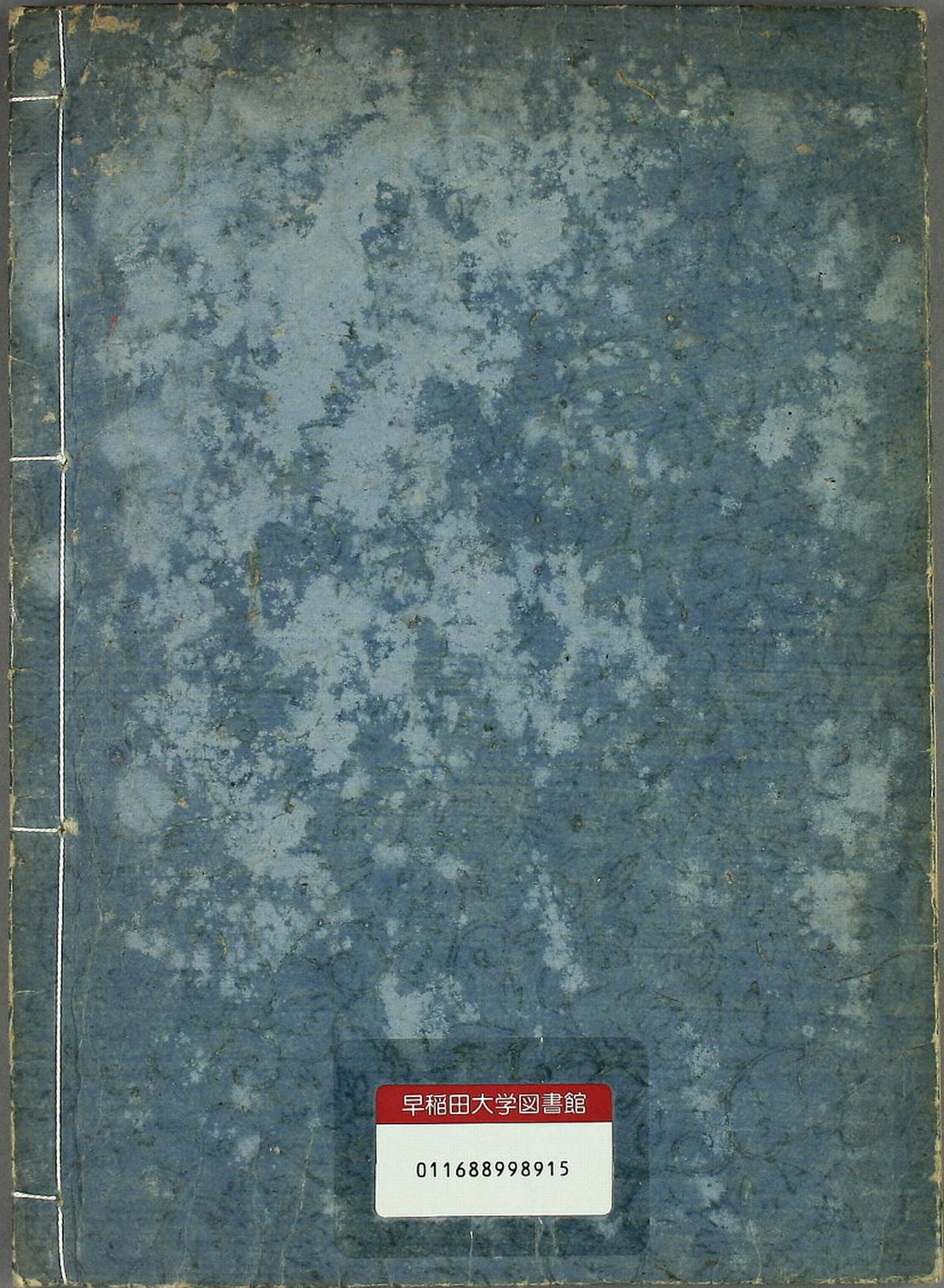
成而復顛則其處厝之方馭攬之術與夫閨闈之
 遠貨利之細嫩惡得失杳然並集陳而論之大有
 以為世戒者今乃敷暢條次總之三節以造斯編
 冀以倣漢廷之援秦暴而唐人之述隋奢也嗟以
 予言之拙而議之陋也苟有願治之君以自照則
 雖過千歲其明亦將有不蔽者歟

侄正誼校

發行

同	江戸日本橋南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一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海草茅町二丁目	和泉屋吉兵衛
同	兩國横山町壹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	卜谷御成道	出雲寺萬治郎
同	尾州名古屋水町三丁目	紙屋徳八
同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	菱屋藤兵衛
		河内屋源七郎校

書肆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915